

專家

VS.

讀者

是「兵書」？還是「素書」？

問：圯上老人授給張子房的書，一般辭典都說是「兵書」；而黃石公《素書》上則說是「素書」，到底哪一個對？該兵書今有流傳否？（桃園讀者·李幼良）

東吳中文系教授劉兆祐答：傳說中圯上老人授給張良的書，是一種與作戰謀略有關的兵書。這部兵書，究竟是那一部書，眾說不一。目前傳世的兵書中，有兩部都題黃石公撰，流傳或注解這兩部書的人，都以爲它才是圯上老人授給張良的真本。這兩部書的書名：一是《黃石公三略》，一是《素書》。其實，這兩部書都不是黃石公寫的，都是後人所偽作的。

一般辭典所說的「兵書」，是指黃石公授給張良的書的性質、類別；至於說是「素書」，則是用的書名。剛才說過，這兩部書目前都有傳本，但是都是偽書。

解惑篇

解

惑

篇

ㄌㄛˊㄊㄨˊ? ㄌㄚˊㄣˊ?

問：「垃圾」二字，舊版《國語辭典》讀作ㄌㄛˊㄊㄨˊ，下注「吳語」，即蘇州話，修訂版取消「吳語」之注。坊間大部分辭典均讀作ㄌㄛˊㄊㄨˊ！名揚出版社《百科大辭典》讀作ㄌㄚˊㄣˊ。大陸修訂本辭源也讀ㄌㄚˊㄣˊ。正中《形音義大辭典》認爲讀ㄌㄚˊㄣˊ「失正」。其實，老一輩的外省人多讀ㄌㄚˊㄣˊ，小時候我也讀ㄌㄚˊㄣˊ，今天大陸的普通話也讀ㄌㄚˊㄣˊ。民初「國語統一會」吳敬恒等人多是江蘇籍，雅好吳語，故讀作ㄌㄛˊㄊㄨˊ，爲求海峽兩岸讀音的統一，我們是否可以改讀ㄌㄚˊㄣˊ？算不算錯誤？（臺南讀者·盧寄蓉）

中研院史語所助理研究員洪惟仁答：「垃圾」二字讀ㄌㄛˊㄊㄨˊ，許多字典注爲「吳語」。二字不見《康熙字典》。《康熙字典》有「圾」字，引《集韻》、《韻會》，乃「岌岌可危」的「岌」之異體。可見這

專家

VS.

讀者

是方言字。但「垃圾」一詞並不一定是「吳語」，閩南語音[ah sap]，骯髒之義；客語亦讀[ʔ sap]，亦骯髒義，可見「垃圾」是南方很普遍通行的詞彙，不一定吳語才有。

至於「垃圾」二字讀力丫丫，我想是有邊讀邊的結果，這好比「滑稽」ㄍㄨㄛˊㄣˊ讀ㄍㄨㄣˊㄣˊ，應該是訛讀。儘管如此，語音是約定俗成的，積非可以成是，如果大家都說ㄍㄨㄣˊㄣˊ，你硬要說ㄍㄨㄛˊㄣˊ，人家聽了可能會感到滑稽哩。所以「垃圾」二字，筆者以自己的母語立場，主張國語應讀力ㄍㄨㄣˊㄣˊ，但如調查結果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讀力丫丫，則應以力丫丫為標準，力ㄍㄨㄣˊㄣˊ為古讀或又讀。現在這種調查並未進行，所以筆者以為還是讀力ㄍㄨㄣˊㄣˊ為是。

無時無刻與時時刻刻

問：「我無時無刻不在努力讀書」和「我無時無刻都在努力讀書」，那個句子是正確的？又「無時無刻」與「時時刻刻」應該如何使用？（台中讀者·呂麗枝）

高雄師大國研所教授何淑貞答：「無時無刻」與「時時刻刻」雖然表意相通，但由於造語結構不同，故用法各異。

來信所提「我無時無刻不在努力讀書」句，用了雙重否定的副語來表肯定，句構完全正確。

至於「我無時無刻都在努力讀書」句，錯在用了概括副語「都」在「無時無刻」之後，「都」字這個概括之詞，所概括的對象應該放在它的前面，「無時無刻」無可概括，所以其後不能接「都」，如果要「都」這副語，應該說成「我時時刻刻都在努力讀書」才對。

八字沒一撇

問：我們經常用「八字沒一撇」來形容某事物的停滯、未成長、或空穴來風、捕風捉影，即一點眉目也沒有。如此用法似乎欠妥，因為「八」字才兩筆，有了一撇，已完成了百分之五十，接近成功，而與事實不符。「永」字有八種筆法，幾乎每一位中國人（尤其是練習書法的人）都很清楚，所以將「八字沒一撇」改成「永字沒一點（側）」，不是更傳神嗎？（台北讀者·楊禮義）

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國良答：「八字兒沒見一撇」，也省略作「八字沒一撇」。按照筆順，「八」字先寫一撇（丿），再寫一捺（㇏），就算完成。現在既然連首筆的一撇都未見到（不是整個字只少一撇），次筆的一捺更別提了。所以我們通常用這句話來表示事情還不具備條件，或者連個影子也沒有，毫無眉目的意思。

俗語的特色，就是要簡單明瞭，人人易懂。楊先生提出「永字沒一點（側）」，以為更傳神，這意見固無不可。不過從前教育不太普及，借「八」字作比喻，相信比說「永」字更容易引起共鳴，不是嗎？

清翟灝（西元一七三六—一七八八年）《通俗編》卷卅二「八字打開」一條，引朱熹《與劉子澄書》：「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，人自不領會，卻向外狂走耳！」翟氏按語云：「今有『八字不見一撇』之諺，似又因于此語。」可知最晚在清代乾隆時期已經流行這句俗語。不過朱子所指係星家依據人的出生年、月、日、時，推算其福祿壽命的「八字」，與俗語裏的「八」字不同。翟晴江先生學者的想法，反而造成誤解了。